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講義故事廟議附

石史進故事

熙寧四年二月二日



唐陸贄奏議奉 聖旨頒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群臣兼許令論
事辭理懷切深表盡忠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往日將
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所致
患害失在推誠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
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
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祗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
人亦不是倦於聽納卿宜深悉此意於是陸贄上疏極陳其
不可有曰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信
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
而不聽其言由是有失實之聽又曰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

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悔而莫之省納又曰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多疑為御下之術謂深察為照物之情理道全乖顛危可待臣嘗論之若德宗可謂好疑之主若陸贄可謂善諫之臣矣臣比因賜對亦嘗有所建白而玉音下諭頗涉疑情故敢輒陳前鑒以備采擇

寶善堂進故事

太子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王褒等皆之太子官虞侍太子

一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廼歸

元帝八歲立為太子嘗得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禘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廼歎曰亂我家者八子也

洪恭石顯奏蕭望之周堪劉更生朋黨請謁召名致廷尉上

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

元帝紀贊曰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劉元城先生安世云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八九年固深知元帝之為人及元帝即位乃欲逐去許史恭顯元帝昏庸豈能去許史恭顯哉故恭顯奏堪更生等下獄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且望之久為太傅知太子仁柔宜輔導之使洞曉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為人主今乃憺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八九年間所以輔之者何等事也亦不容無罪矣

太子侍燕之語可謂甚美既即位益鄉儒術然不知召致廷尉為下獄何也習聞書生之談而不通

於當世之務故也觀其若忽忽善忘不樂則其天
資固中人以下耳望之堪輔道各有年無能改於
其德一旦即位乃欲勸之去宦官外戚用事之人
豈不繆哉而望之竟以諧見殺善乎劉安世論之
曰望之知太子仁柔宜輔道之使洞曉天下之事
然後可以為人主今乃懵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
八九年間所以輔之者何等事也亦不容無罪矣
經筵孟子講義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
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
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

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聞先聖之道
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
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聖王不作者言周之衰上無明天子也諸侯放恣者言上無
明天子則下無賢方伯凡有國之君皆得自便縱欲而專利
也處士橫議者言自天子至于諸侯皆失其道不復以明教
化為務則天下蕩然學術無統紀而世之處士各橫為議論
人自為一說家自為一書也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者言處
士橫議者雖多於其中獨有楊朱墨翟之教盛行而莫之抗
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言從其說者之眾也舉天下之
能言者不以楊朱為師則以墨翟為師而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之教道也楊氏為我是無君也者此孟子之所
以聞楊朱也何也朱之為說曰拔一毛而利天下弗為也且

夫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人主者天之所置非天下徒尊之也葵藿之於太陽江漢之於海鳥獸之於麟鳳皆此物也而誰敢易之是故天下之士忘身以為主忘家以徇國非直苟利祿也假使世之學者皆操楊朱之心雖損一毛而不以利物是無與事君者也故曰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者此孟子所以闢墨翟也何也翟之為說曰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父母是也今夫人有父母有兄弟有夫婦均此愛也而先王立教每為之差而獨隆於父記曰為人子者不可不私其父不私其父不可以為人子矣是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此言苟私其父雖其父之伯仲不可以不異宮也又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主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無二尊也此言苟尊其父雖父之

妃不可以不殺服也是之謂一本假使世之學者皆操墨翟之心愛無差等是人入而父也故曰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者孟子極其弊而言之也人所以相親而不亂者以其有君父也有君在則上下尊卑貴賤之分定有父在則長幼嫡庶親疎之分定定則不亂矣苟無君父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苟有爭心不奪不厭是人心與禽獸無擇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者此孟子舉公明儀之語推廣言之也公明儀以為國君之肥馬在廄民飢莩在野是為君者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仁義充塞則率獸而食人人將相食者蓋孟子終言楊墨之害與禽獸無異也且夫孔子之道所以尊信於萬世者非儒者能強之也試以三綱五常不可一日殄滅故也三綱五常不明而

殄滅則天地不位萬物不育矣自古及今天地無不位之理萬物無不育之理則三綱五常無絕滅之理三綱五常無絕滅之理則孔子之道無不足尊信之理今楊墨者自信其私說而不信孔子故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如此則邪說行而仁義廢今夫人之所以老者相共養幼者相撫字敵已者和睦未以其本諸仁義之心也無君則不義無父則不仁矣此心苟亡則私慾橫流弱者之肉強者之食爾故曰人將相食吾為此懼聞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此孟子以衛道自任之言也且孟子非好辯也惧斯道之不明而人心淪胥至於

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雖有天下不歸一朝居也此聖賢之所大懼也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言淫辭邪說之初亦

甚微也不過其門人弟子轉相傳授以為可行而深信之焉耳夫苟有是說也在於人心則不見之於行事斯已矣苟見之行事則必害及於其事不施之於行政斯已矣苟施之於有政則必害及於其政孟子逆知二代之學一日得志於天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者孟子焉於自信之辭也臣聞之曰天下未嘗一日無邪說也聖王在上教明而禁立雖有邪說而不得行耳反道敗德侮慢自賢有首氏之邪說也而虞舜遷之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有虐氏之邪說也而夏啓征之謂桀益謂暴無傷謂己有天命謂敵不足行商紂之邪說也而周武滅之然則道術分裂間為異端自唐虞三代有焉而卒不足以干大中至正之統者聖王在上故也今夫楊墨非有王公貴人之勢也非有醜貨以誘率八嚴刑以驅迫人也又未得嘗試其術於戰國之際也而

天下舍恭從之不歸楊則歸墨是豈一人之力一朝一夕之故哉蓋聖王不作則教不明禁不立教不明則曲學之論興禁不立則朋邪之類勝及其未流而莫之救也由此觀之凡不本於孔子而敢為異說者豈不甚可畏哉有聖王者作豈可不深察哉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蕪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抑也兼并也言并治之也膺當也言并當戎與狄也
也言南楚荆舒也承此也言天下莫敢禦之也聞之曰
賢之生斯世必以天下為己任當堯之時洪水為天下害

之未夷狄禽獸為天下害周之衰亂臣賊子為天下害戰國之際邪說行為天下害洪水夷狄之害則生人不得安其居不得安其居則不得適其性矣亂臣賊子之害則生人不得定其分不得定其分則不得適其性矣邪說行為之害則生人不得修其學不得修其學則亦不得適其性矣是皆人心之所由紛亂而昏蔽也聖賢者天民之先覺將使之啓迪人心而歸於正者也則以生人為己任者聖賢之責此正人心以承三聖孟子所以不得辭也是故禹不抑洪水周公不蕪夷狄驅猛獸使斯人脫於不安其生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禹周公之責不塞孔子不明亂臣賊子之罪使斯人脫於不定其分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孔子之責不塞孟子不辯邪說該行之非使斯人知所學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孟子之責不塞禹周公

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功孔孟不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
立言凡以盡聖賢之責而已且夫禹周公入臣也孔孟布衣
也夫為人臣為布衣不敢不以天下為己任允尊為天子當
有四海之內乎今敵國之為患大矣播遷我祖宗立墟我陵
廟瞻腥我中原左袵我生靈自開闢以來夷狄亂華未有甚
於此者也高宗崎嶇百戰撫定江左將以討賊而沮於議和
孝宗憂勤十閏經營富強將以雪耻而屈於孝養二聖人之
身至今猶木塞也 陛下以仁聖之資嗣有神噐豈得一日
而忘此耶 陛下誠一日不敢忘此則當以天下為己任而
不敢以位為樂所謂一日不敢忘此則不敢以位為樂者每
一事每用一人必自警曰得無為敵國所侮乎吾民困窮
與吾士卒驕惰如此吾內外之臣背公營私如此吾父子
之間歡意未洽如此吾將何以待敵國也常持此心常定此

計周公豈欺哉我則大義可明大功可立矣雖然臣特因無
夷狄發明一事爾若夫人心不正豈止於此皆 陛下之所
當講也臣不勝拳拳

僖祖太祖廟議

詩清廟祀文王也 執競祀武王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

也 先王謂大王以下先 思文后稷配天也 我將祀文

王於明堂也 雖禘太祖也 惟於禘地祇祫於四時而 生

民尊祖也 天保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禮記中庸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

文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禴烝以禘禘配王 繫之
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
然也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典瑞保圭有瓚以肆先王司几筵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司服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大司樂乃養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統賦美鞀純嘏嘒嘒以時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祖廟之藏守祧堂守先王先公之廟祧謂太祖及三昭三穆之廟先王之體謂先王之體儀禮衣服傳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

人也不祖公子春秋外傳魯語藏文仲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

文王而宗武王禘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帥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帥帥稷者也周人報焉九禘郊祀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

以經傳攷之自商而上以受命之君為宗而祖其所始生之帝故虞夏以舜禹為宗而祖顓帝商人則異是矣亦以受命之君為宗而祖其所始封之君故商以湯為宗而祖契周監二代郁郁彌文於是以受命之君為祖繼祖為宗而祖其所始封之君故周人郊稷祀文王而宗武王文王未稱王何以受命於周也武王受命於周也大明文而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此周公推受命於周也周文而宗武之事也其在詩思文后稷配天則稷之郊樂也清廟祀文王則文王廟樂也執競祀武王則武王廟樂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則又文王配帝之樂也文武每廟各有樂章而后稷廟無專樂

以經為斷以贊廟議之來共惟本朝世次弗彰今當以大祖之所推尊為定以僖祖為始祖之廟與太祖之廟皆世享推廣孝思崇長恩厚則群臣之議不相抵牾而大典可就矣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壬辰廷對

臣恭惟陛下養德音下明詔博考漢唐已然之効下問學之臣憚然有師古不自用之心願臣淺陋何以稱塞扈臣聞自古建議之臣赴功之臣翊扶治道之臣類竊嘆曰不遇聖主如遇聖主當不自用則言無難行事業無難就若臣亦稽之漢唐興王雖六七作考論君德鮮能全美是以規模逼迫而治効凡近陛下寬仁神武對于二五之隆粵自紹堯所以剪除文具脫畧邊幅嘉與群臣沈凡而破陋以躋至治以迓宏休甚盛甚美臣愚妄自量度陛下之聖誠具二美何謂二美臣觀比年有大更張有大施設造命之初慮不可奪一旦事狀陳露陛下頓悟立改曾無留難天下咸曰陛下之無我自昔所進今不知其為何以其間蓋有違詔令有任使

者陛下察見情偽一予一奪動中公議天下咸曰陛下之知
人大以無我之量知人之明於漢唐可俯視焉而臣伏讀聖
策曰朕丕承天統司牧兆人寅畏嚴恭懼德弗類是以順考
帝王之憲鋪尋載籍之陳求其可師以濟于治蓋方懽然師
古而不自用如此則臣所謂言無難行事業無難就者捨此
時尚安須耶然而十有一年于茲而治績未進于古下情猶
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獨何歟或者陛下之所
以聖亦所以累盛德歟不自用之心雖欲形之於言未能克
之於事歟臣竊迹前事曩者創復接運經營移心當時廷臣
亦有疏其非是者而陛下姑惟試之終於無狀今謀者有
謂矣勉論備辨論九重之不吝而服其英斷哉雖陛下料
自喜美苟惟自喜是以為累夫有云故之喜則有圖新之謀
抑臣亦知來者之獻計果有以異乎此否也以臣參之與言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壬辰廷對

臣恭惟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博考漢唐已然之効下問承學
之臣謙然有師古不自用之心願臣淺陋何以稱塞押臣聞
自古建議之臣赴功之臣翊扶治道之臣類竊嘆曰不遇聖
主如遇聖主當不自用則言無難行事業無難就者臣亦稽
之漢唐興王雖六七作考論君德鮮能全美是以規模逼迫
而治効凡近陛下寬仁神武對於二五之隆粵自紹堯所以
剪除文具脫畧造幅嘉與群臣沈凡而破陋以躋至治以迓
宏休甚盛甚美臣愚妄自量度陛下之聖誠具二美何謂
二美臣觀比年有大更張有大施設造命之初慮不可奪一
旦事狀陳露陛下頓悟立改曾無留難天下咸曰陛下之
無我自昔所進今不知其為何以其間蓋有違詔令脅任使

者陛下察見情偽一于一奪動中公議天下咸曰陛下之知人夫以無我之量知人之明於曠庶可俯視焉而臣伏讀聖策曰朕丕承大統司牧兆人寅畏嚴恭懼德弗類是以順考帝王之憲鋪尋載籍之陳求其可師以濟于治蓋方憚然師古而不自用如此則臣所謂言無難行事者無難就者捨此時尚安須耶然而予有一年于茲而治績未進于古下情猶齷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獨何歟或者陛下之所以聖亦所以累盛德歟不自用之心雖能形之於言未能克之於事歟臣竊迹前事曩者創復救運經營移屯當時廷臣亦有疏其非是者而陛下姑惟試之終於無狀今謀者有譴矣矧論儲嗣斯誦九重之不吝而服其英斷哉雖陛下特自喜矣苟惟自喜是以為累夫有云故之言則有圖新之謀抑臣亦知來者之獻計果有以異乎此否也以臣叅之與言

換之事情其誕設苟且舉是類耳陛下捨彼取此而不察其遠相類臣恐後之悔今亦猶今之悔昔無乃以大有為之時徒費而為改過之日月乎夫以天子聖明春秋鼎盛何向不立今且二紀歷日彌長歲復一歲改過不給可不為惜乎漢元帝唐德宗寵任群佞不移如山遇主如此政復何恨奈何以虛心大度過不憚改而僅足以度越庸主而竟無所施也聽言之道亦於誤者察之耳假如曩者以好邊功誤纏今言邊功者無遠聽可也反而求之愛根本可也曩者以微近利誤繼今言近利者無遠聽可也反而求之識大體可也且陛下何不一思曩者誰為主張是乎時不再來事自積廢每試不効曾未決捨已乃數悔而頻改之豈所以國全耶臣是以妄議陛下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也且陛下之所尊信所寵任其果以為皆忠實而無欺乎深謀遠慮而無敗事

手若果待之如此臣知陛下必已舉國以授之矣今乃不然
雖也尊信已寵任蓋至於論人論事之際陛下頗有執而不
從從而下盡者然則高疑之歟夫高疑其人則必疑其情而待
遇如故委寄如故

何耶豈非聖明之意自謂吾能

知之吾能駕馭之彼雖欲為欺不可難欲害吾治不可姑亦繼
捨而弗問乎以此自恃所患滋大何者聰明所加豈無限極
萬機之務烏能徧知陛下之所執十不二而轉移侵竊於
冥冥之中殆不可勝數矣夫未知猶可耳既已知之彼且求
固凡所以自歸於君上者惟有恭順耳惟有伺候壻和耳惟
有養文借譽以蓋前愆耳陛下見其如此因習弗慮豈知
而從者皆所以為背違之地乎苟無誠懇豈足藉藉今予之
事權假之歲月足以遂其私矣徒曰駕馭陰受其害此臣所
大惑也大抵使會使詐惟瓜牙之暇使可也假朕心腎要項

忠良用人之道百王一法不宜以洞見是非易此弗守臣是
以矣議陛下雖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也夫陛下之

師古豈不曰吾將不自用也然而陛下以無我之量而累

於自喜以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始臣管窺陛下之所以師

古是誠不自用耶抑名曰師古而實自用也臣伏讀聖策曰

惟七制之明后若三宗之顯王固本培基則有務德之君振

旅治兵則有雄才之主習聞其號未睹厥成或有所偏未臻

于極夫樂其號而考其成患其偏而要其極誠如所言信

陛下有師古之實矣抑臣有疑焉何也臣伏讀聖策曰若考文

之德則罪不咎官不女惜露臺之費除租稅之征可謂仁矣

然而怙芒乃之施釋斧斤之用惟高寬厚其威不伸朕以孝

文之文也而能厲之以武不亦善乎臣固知陛下慕文帝之

寬仁足以富民而所闕者武功也且陛下自度所以富民者

何如文帝耶臣觀文帝以錢穀問丞相而陳平不對謂是有司事耳非所以煩廟堂由是漢之計臣得以自盡倉廩之史至以氏其子孫臣不識今之所謂家宰制國用於左藏之外別為南庫者何也且其辭曰經費一領於大農而增羨幣餘之入南庫受之其名顧不甚羨乎然而操制國之權與司農孰為輕重增羨者過有遷擢經賦辦否則莫能黜陟也厥今增臣守臣類多自營觀此二途意將安向是以比歲經賦日耗而南庫之積日溢大農告匱時指數百萬緡以相補足比及奏聞屢有德色且均之為國用耳虛彼盈此竟何謂耶夫兵廩如昨吏祿如昨凡歲百須如昨而大農甚匱將安取此陛下信以為版曹諸臣自責以取辦乎抑甘受闕額墮虛數坐俟之絕被誅譴乎不能為此必且他為諍巧以苟道歲月之責是以上不加賦而民生嗷嗷夫暴征橫斂出於朝廷則

羣臣得以論列細民得以赴愬今也涪縣之賦一按故籍無秋毫加益焉而有司巧為幹旋暗相資奉旁緣科色誅求錙銖羣臣欲論列之耶細民欲赴愬之耶而獨無彰彰之名可以指摘所以至仁在上惻隱至矣而澤不下流是可不為寒心夫文帝以司農理財至於寡取陛下以宰相理財至於多取臣故曰陛下慕文帝之富民而不由其道所以評文帝者誠善矣而無益於治也臣伏讀聖策曰若孝武之功則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百蠻向風可謂盛矣然而積弊累骨快心胡越財賄耗而不贍干戈因以日滋朕以孝武之武也而能本之以仁不亦善乎臣固知陛下慕孝武之雄才足以強兵而所不取者溥於仁也且陛下選將厲兵亦嘗用武帝故事乎臣觀武帝操縱將帥最有繩尺一旦乃以愛故欲將貳師夫以帝之威靈寵一偏將其誰敢議而帝也必

校卜諸將貳師最吉然後行之誠不欲以女子之故弛廢家
法抑絕廷議也今天下之兵不屬之三衛與邊帥乎或云近
者禁扈之際卑閭之寄徃生由徑抑臣疏遠未知信否間亦
得之防夫走卒街談巷議以為諸將平時所以侵尅廩錢隱
占伍籍貿易稱貸以謀聚財大抵將以結交媒進身耳臣竊
憤之夫以陛下篤意戎事妙選授鉞雖大臣且不預議尚安
有此日夜思念豈執其咎或者左右朝夕積譽之漸遊談之
久亦足以宿留宸聽而塞回天聰耶患生所忽殆不易知
陛下習聞姓名勿不以不用之當是時且敢有誦言論薦者
乎蓋其於循託 允借助多矣夫斷自宸衷恩顧歸下賂入
私室怨之 有愛君之心誰忍聞此况又將帥素輕士
不棄 立功績邊下亦難乎且武帝以私選將猶
不廢公 用人奈何不稽千衆顧得以容杉耶臣

故曰陛下慕孝武之強兵誠得其所長而擇將之理未盡臣
未見其能強兵也臣伏讀聖象曰文者帝王之利器武者文
德之補助也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及者大唐之太宗實
惟無之觀其內平禍亂外除夷狄英靖黎元正行生業史氏
所以稱其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有也臣以知陛下小漢
家之偏高而想正觀之獨隆陛下之志豈不大而學豈不博
哉然臣據漢鑒今未能無惑而折衷諸唐殆有四未諭焉夫
陛下以古問臣臣不敢徒以古對如陛下誠有慕於唐歟臣
請言今之所以異於唐者願陛下審擇而更張焉則豈惟如
唐將有隆於唐者惟陛下所欲耳太宗諫官入閣之制非以
求諫耶而陛下不樂忤意之臣此臣之所未諭者一也太宗
幕府學士之選非以崇儒耶而陛下有輕視儒生之名此臣
之所未諭者二也太宗感魏證之言使群臣不存形迹陛下

乃以近名責臣下此臣之所未諭者三也太宗屈意備臣宗
以秦府自衛陛下乃以合黨疑外庭此臣之所未諭者四也
臣非但以太宗望陛下者安敢懷所未諭而不試陳于前
者議除發連議遣使論思臣一語不合往往罷斥甚或
殞罵事亦少異矣雖然是尚有可諉者曰是非宦守言責也
曰近除授而臺諫有所彈奏舍人不書黃學士不草詔是不
曰宦守言責乎蓋職分常事耳而夜半一紙忽從中出或發或
遂曾不淹辰而吏卒譏訶不容置輦輟下夫震霆不及掩耳
古所以待狴狴也此皆陛下忠愛臣子進退惟命安用若此
忽忽惶惑民聽哉夫陛下有混一夷夏之志而不能容一二
齟齬之臣將以垂宗社無窮之休而不能少屈須臾之聽者
闕臺掖虛位幾月臣竊惟此何景而見於不諱之時也太宗
獨不怒諫臣乎官中無髮之語尚能忍之深知言路開塞乃

人主切身利害紛紛以口舌爭者果誰為也臣以為陛下
誠慕太宗當自求諫始腐儒空談祗亂人聽豈惟入主厭此
雖稍知務書生固自厭此陛下不與共事其誰念之哉然腐
儒端不可用而不可有輕視儒生之名何也非所以招徠其
類也非所以令衆廢見也脫有真儒亦其儔輩或以取輕為
媿而一動歸去來之心陛下安能有之夫燕昭之禮郭況其
屈聲猶足以致士焉有聖人撫御天酒地育而一旦有弃士
之名哉且以陛下臨御以來凡所謂陋儒其被毀辱蒙頓挫
者誰乎蓋未之見而遠方之士風傳料想往往過當或曰經
廷特虛器耳科詔特故事耳賜出身特未混流品耳無乃闕
盛美夫乎十八學士豈盡全才間亦無過區區章句文墨淺
事而太宗無取並蓄殿意不獨為綵繡也臣以為陛下誠慕
太宗當自崇儒始夫好名之士貌異而心不同如其得跡剛

復掠美于已而歸過于君誠不足顧惜也以臣泛觀人才無慮數等蓋亦有介直而不隱避易而寡慮其溫言敏掠美其慎惟似歸過者要其存心至拳拳也至不自為計也若以好名褻視無乃非所以全愛之乎且陛下亦知其所以失者乎其器度不宏其所養未厚焉耳夫惟容小所以見納巧所以成深人主固當有遠過天下之量也儻亦以不推遜為諱不猶縫為嫌不幾於示天下狹耶正使不然而以聖德洪深責備臣子稍稍矜露亦恐九百在位俱不足以望清光佐下風矣陛下將誰與共理乎臣故以為陛下誠慕太宗惟無以近名月臣下可也獨不觀魏證請以諫策付史官乎朕欲爭名將以焚草為賢矣什碑之說乃晚節一恨又何足法臣竊考自昔黨議多興於下何者此人臣相傾之私而非君上之顧也蓋黨成則大官重權利歸于已誅戮斬覆恣在一人而禍歸

社稷若其不成又將沉浮苟免耳由此觀之黨議成否一無便於上者此太宗所以中持衡焉無所偏倚以銷伏其爭而和平其心臣愚不識近日戒令何為而合黨之言累累發也以臣觀今群臣大抵外同內異惟身是計何暇相黨假如議一大政踈一大臣甲纔譴訶乙且退縮其餘立而觀之耳甚者反是而迎合耳陛下何不審觀比年亦有議事而連累不置如曩時濶議新法事乎亦有用一人更數年不奉詔如曩時李定入臺宋敏求李大臨蘇頌之徒乎亦有遊一人而同列乞與俱坐如曩時范仲淹尹洙余靖之徒乎正患人臣不同心耳而陛下方以為黨此人臣私議於國何利而可倡於君上哉臣故以為陛下誠慕太宗惟無以合黨疑外廷可也牛李之禍唐之所以亡也豈太宗家法乎臣伏讀聖策曰瞻言消風竊所嚮慕伊欲規其能事鼓其成績何修何飾而外

戶不閉行旅不齋何取何營而斷獄幾刑措米斗直三錢歟
家給人足厥道何由仁義功利四者之宜當安所施臣以為
太宗能事成績不越數端陛下所為修飾莫若去其不如太
宗而就其如太宗者捨是將有所營取焉非臣之所敢知也
且陛下試思臣之所未諭者其與太宗異米何由敷豈非持
天寶之高明謂天下可獨運而專斷歟昔正觀之初蓋有以
獨運之說惑太宗者夫而太宗卒莫之聽是以後功利先仁
義而收家給人足之効陛下欲比迹焉而操其所不用之術
臣竊為陛下惜之方今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保
不敢吐而陛下方且顧盼周行類不造用慨嘆當世殆無其
人非以忤旨而去則曰是腐儒耳則曰是好名耳則曰是黨
耳然則陛下臨事腹心將安寄乎於是乎雖有弃文尚武親
內隸外之心臣豈不知陛下固非好違經常然改圖而徒

象不避之議哉誠以一時聞望之士歷試而其亡具十年以
來凡許國者皆不踐言也大功未立萬緒缺然屢轉周圍莫
能與濟是獨非人臣負陛下至此哉雖然意有所偏則事有
其禍詩不云乎無田甫田惟莠曠之無思遠人勞心切切臣
竊憂陛下之他有所求將以獨運專斷而去道愈遠徒以
勞心也且陛下之所以右武臣未知何如也竊聆近制削下
拜之禮升雜壓之序夫操馭英雄亦顧聖略何如耳安用此
瑣瑣為耶是固其細者也彼閭閻賔贊之臣肺腑之戚強名
曰武特服飾類焉耳爵號類焉耳欲實安能而陛下優游咨
與累年之久而再昇之樞筦之地豈惟縉紳煩言布喪氣下
至於老兵悍卒亦籍籍後議有侮視不平之心方當大有為
之時而但曰不必右武誠迂濶矣若陛下但以名取苟服飾
爵號僅與文士異輟取而寵之百僚之上淫亦不失塵鉞居

不足與謀也。出不足與戰也。無乃似武而卒非乎？夫以似是而非之人，曩處民上而曰以作士氣，以起戎功，臣恐其去腐儒無幾也。陛下何不因群心之所共違而察一意之所獨嚮乎？且陛下清心寡欲，不畜細娛，使侍御僕從之臣，凡所以承問而取憐者，一無感焉。則陛下豈偏厚內廷者哉？或者徒以好事遠畧，好察臣下，興利除害之心，動乎其中，而或為容悅者，所中耶？何者？欲擊射之便，則不可與外廷共習，欲探伺之密，則不可與外廷共議。欲用嘗試之說，則不可與外廷共施行。勢非此曹安用乎？夫陛下用之，纔不過此耳。而影習氣，豈足以傾人，不惟容姦，殆且生患。比年群臣或以言弁或以事斥者，相繼也。獨侍御僕從未有聞焉。豈在位皆浮偽，而彼獨無所蔽欺耶？其地密迥，其彌縫之計精也。陛下手撓指顧，彼因而趨之矣。陛下聲嗟氣嘆，彼從而和之矣。若是而不能幸免。

將誰幸免耶？外議因是謂果親之也。患且必至。陛下何不因群心之所共違而察一意之所獨嚮乎？陛下聖之末，丁寧於臣曰：子大夫智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合志變義，其知之矣。其明以啓告朕，悉意正論，無枉執事。朕將親覽焉。臣誠淺陋，無所稱塞。區區之愚，獨以為陛下有師古不自用之心，而顧恃於獨運專斷，一意之所獨向，而忽群臣之所共違。是以下情猶鬱，公論猶沮。而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故於卒篇乎獻焉。而不復它。云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臣不勝拳拳。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表

乾道壬辰進士賜第謝

太上皇帝

竊愚之對爰契九重齊教所陶聿來三紀推本功德度越古今甲謝竊跡本朝家法之詳究觀列聖心傳之要規模一以經術事業付之書生 皇帝陛下所以載繼大猷曲垂清問臣等願遭逢之幸甚而循省之缺然其何稱塞招延之休徒以生長酒養之澤滋益伏遇 太上皇帝陛下道久忘世仁深入人光昭斯文燕及今日退藏于密資萬物於乾元長養其祥生多士於王國臣等敢不益堅精白茂對龍光言念何繇庶幾無報

周王壽考之賜

無上則震舜聰明之朝遐不作人其敢忘

柱陽軍謝到任

湛恩所被察歲相仍邊境晏然書生幸甚中謝伏念臣起於
寒遠持是空虛愁嘗試之固功欲自新而無路與惟柳桂介
在湖湘周職方之所未聞漢刺史之所不察惟本朝之建國
合四海以為家蓋壞地僅同於附庸則簡書皆聽其事達如
臣疵曷際此休明雖貪微守之榮但求便道亦有宋王之問
爰至公車誠世所謂謹守三尺之常而臣實為上通九重之
拾譬諸禪子得言笑於親前意者孤根有發生之天幸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不居其聖無致於人凡試其外服之勞皆待
以晚成之節遂令庸冗亦與寵光臣敢不言念昨非務收後
効母以己見紛更已使之教條尚於公餘增益未賦之問學

高宗小祥慰 皇帝

鑾遊仍几方駕時思鑿燧新烟忽更歲序九重魂慟率土悲

權慈恭惟

皇帝陛下道對百王識高十載諒闇如古不拘

易月之文練祥於今尚損踰年之禮追惟愈遠痛甚何堪伏
乞少抑聖懷紹世德作周之孝特垂天聽徇同心戴舜之誠

賀 登極

揖遜相承乾坤嘉賴謳歌所暨夷夏宗依皆共惟 皇帝陛下

下篤生元良導養登遐哲鷄鳴而起方趨問寢之時龍躍以飛
俄繼中天之統彛倫秩叙膺服延洪永惟二典以還亦既千

載于此高皇於漢無神器之傳太宗於唐非儲闈之正孰與
以明述聖自祖及孫當垂以襲堯蓋君之道爰詢謀而命

禹若帝之初獨冠百王同符隆古臣適際離亨之會叨分遠
瑣之麾跂望清光欣霑殊渥但與林篁之衆咸有葵藿之心

謝 登極啟

維帝出震與物為春在舜紹堯肯爰肆赦爰孚大號實本舊

章肅共惟 皇帝陛下誠足以格幽明德足以侔高厚養以天下嗣萬世無疆之休洽于民心思匹夫不被其澤率觀戰籍崑儀周有大譽蓋惟初基漢與更始但為故事未有重規疊矩一視同仁率循繼照之初備舉好生之典臣遭時華旦假守遐方葵藿傾陽式謹朝宗之義冀蕭零露敢忘滲漉之恩

賀壽皇聖帝尊號

舜薦之天以禹傳九疇之正乾稱乎父則震成六子之功夷夏榮懷宗社嘉頌爰共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德及動植萃迪神明素隆藝祖之丕圖始受高宗之大烈方邊鄙不聳蓋聞中國之至仁而葵藿靡忘欲行天下之幸禮遂辭尊於南面爰致養於東朝况夫曆數有歸曩倫攸叙惟聖知聖繼今實為萬世之休可名非名舍此曷表一人之意雖六言而

甚約與二典以相輝臣假守遐方唐時盛事上未央之壽正隔於清光說稽古之善尚修於薄伎

皇太后移御慈福宮賀 皇太后

曆數有托而伸堯母之尊謳歌攸歸則本禹疇之叙粵惟自昔莫若方今貴共惟皇帝陛下恭欽溫文聰明睿智乃眷壽皇之顧聿懷神器之傳為天下得其人遂忘南面為人子止於孝式奉東朝惟太極之生兩儀與三聖之守一道未之嘗見可以擬倫臣叨備符分阻陪旅進雖恭想瑤池之宴與世相忘然永同沔水之宗自今以始

皇太后移御慈福宮賀 壽皇聖帝

堯天逾遠方切於追懷文母彌尊益隆於宣奉貴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躬上聖之質嗣中興之功歷年于茲海無事粵從恭默極為人子孝之恩竟托倦勤決以天下遜

之計欲備東朝之甘旨不知南面之崇高二典所無百王何
象臣叨分符守阻違周行富貴無足解憂幸粗知於大義詔
歌咸曰與子頌永暨於同心

五后賀 皇帝

父作子還增光典謨身修家齊匹才南雅屬彌文之具舉歷
群聽以交欣賀共惟 皇帝陛下得聖之傳繼天之統深惟內
則莫隆矯納之風每自初潛元重塗山之選爰摺謀於慈極
以秩正於中宮予以成未央奉觴為壽之歡予以對長樂合
飴弄孫之福遐觀往古孰盛當今臣假守偏城欣聆鉅典但
縻縻稍曾無僕馬之勞當課農桑以廣耕益之化

賀皇后

維帝出震維坤承天宗社恭懷華夷康共恭惟 皇后殿下德
足以配任姒功足以佐唐虞肇開青宮及建皇極問安六履

嘗同共子職之勤正始二南又得化天下之道以鷄鳴之聲
樹成象服之委蛇可謂日並月明風自火出臣欣聞郵置阻
復歡呼雖幸雲龍共覩聖人之作自持僕馬曾無臣下之勞

皇帝登寶位進奉銀

重明繼照當班瑞群台之初一德尊天率貢金九牧之舊上
件銀地不愛寶而後出人不易物以為珍敢修任土之儀雷
見東庭之義箱篚不腆芥鉞奠辭

謝賜曆日

通天地人大一王之作統協時月日整四海以朝宗拜賜甚
榮尤職惟謹謝竊以曆之疏密代有革因原於日積之餘分
揆以歲差之衆訖及大衍而始定至統元而加詳自有此書
莫如今日恭惟 皇帝陛下不愛其道以覺斯民比元會之
肇修當三陽之總至九茲敬授百所裁成何以孟春昭示人

臣之憲觀之揆日誕敷鄙鄙之和臣敢不奉以周旋勤於勸課及幽風之寒暑秩叙農功同管史之春秋實為升典

紹熙改元賀 皇帝

一元之建雖曰舊章二美之并茲惟盛事竊竊以策書所記年號則多有以守成而愧悼繼之君至於更化則非訟襲之意未若二聖親傳於大寶兩朝兼著於隆名播告多方迢踰前古恭惟 皇帝陛下審時所上親政於初途惟紹大業之難近思熙庶績之廣非稽克舜之典合為禹謨奄有夏商之年布在周歷臣繆持使節欽誦詔書暢時月正日敢有不恭遺德意志慮愧非其任

賀 壽聖聖帝從吉

三年一洽率古善于四海八音與民同樂宗祫嘉賴臣庶榮懷者恭惟 至尊 聖帝陛下孝足以通神明德足以施孫子宜享厚報而備聖人壽之福宜居常尊而極天下養之歡與國無窮自今以始臣相知善頃久去周行喜共遐方復見舜琴之御瞻言廣內莫陪漢蹕之朝

賀壽聖皇太后從吉

舜畢三年共為子職漢朝五日燕及孫謀賁恭惟

壽聖皇太后殿下維德是行以慈為寶親見重華之盛永膺至養之榮長樂東朝摩稱於古禮瑤池西母茂介於修齡臣屬于隲之載馳喜舊儀之復見龍旗鳳翥想浮慈福之春寶殿玉卮莫危未央之駕

賀壽成皇后從吉

式協靈辰肇稱吉禮天人庶豫宗社延休貴恭惟 壽成皇后殿下周母嗣音虞嬪者德長樂宮之養尚小前規內司服之衣率循彝典親見累朝之盛永陪慈極之尊臣屬職馳驅

阻前賀舞象龍相映想觀廣內之儀韶鳳來翔仰祝後天之等
至尊壽皇聖帝冊寶賀皇帝

親傳大寶懼功德之不宜恭上鴻名質詩書而何媿重闡燕
喜幸上榮懷慶恭惟 皇帝陛下道配唐虞行殊曾閔謂孝
非直養莫如得四海九州之心謂禮有常尊孰與兼五典三
墳之號焉之琬琰炳若丹青以彌隆報之文以永昭垂之聞
音漢之尊大上與唐之事明皇群臣萬歲之稱早嘗拂筭二
聖重歡之頌竟亦磨崖以方熙朝皆有懋德臣欣逢慶事越
在遐方雖揚邁鋪張莫預觀光之列而詠歌嗟嘆曷勝報上
之誠

賀壽皇聖帝

元年正月恭上徽稱五日一朝永膺儲養乾坤豫順炎夏歡
呼慶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體道之真遺物之累成功

不宰妙合先天之天聖德無稱量為衆父之父尚從人欲愛
舉邦曩惟富有四海之內之謂尊惟尊居一人之上之謂至
以言乎壽則欽箕子之福以言乎聖則慕孔子之成肆哀朝
野之談兼採典墳之說於焉歸爰是亦強名臣幸際昌朝親
逢盛事吉禮嘉禮雖莫預於規光大書屢書豈敢忘於善頌
賀壽皇聖太后

慈闈備養聖子垂休惟騰桂宮羨播玉牒恭恭惟 壽皇聖

太后殿下福為晉母德配坤元率先釐降之風克諧齊孝光
輔思齊之化丕顯文謨惟重規疊矩之和承致偉蹟宏休之
問見臣繆持使節阻造朝班聆盛事之鋪張不勝翫并與生
民而鼓舞殆若鳳儀

賀壽成皇后

警輦而朝風嚴內助鍊玉之階式播徽稱實為邦國之榮豈

止宮闈之慶者恭惟壽成宮后殿下母儀克正陰教聿修以
周南蔚雍成天保治內之化以坤道柔順贊乾元資始之功
丕揚宏休允屬嘉會臣繆持漢節阻筵周行聆顯冊之輝煌
預編氓之踴躍

賀皇后

蚤奉慈顏職勤懃繼載揚丕典惟動宮闈彌文畢張薄海育
慶普恭惟皇后殿下母儀範俗女則冠倫關睢自此而南蓋
由正始天保以上治內悉本躬行值冊寶之告成肅禱楡而
稱慶臣阻持漢節莫違周行聞繹禮之修明與編氓而并踴

壽聖皇太后冊寶賀

皇太后

奉長樂之觴制獨尊於文母議曲臺之典禮尤謹於湯孫儀
文畢張天嘏交慶恭惟皇帝陛下夙推孝治得自家傳
謂侍膳問安猶想含飴之樂而卜圖大敢虧報本之誠宜

彤管之藹煌與寶章之煥耀仰瞻慈極資奉徽稱臣將指南
州馳悚北闕鳳儀獸舞忻繹典之修明螽躍蟲鳴預編氓之
并踴

賀壽聖皇太后

太初之有太素莫與同尊文子以及文孫曷朕歸美爰升顯
號用答群瞻寶竊以老氏三寶唯聖為能箕疇五福以壽為
貴克并盛美誕受彌文永惟女史之傳未有母儀之懿恭惟
壽聖皇太后殿下行合內則道濟中興與武造周名在九人
之列自堯傳禹功為三聖之叅宜極揄揚以昭報稱臣欣逢
盛事越在遐方時萬歲者三維莫陪於善頌襲六經為七尚
願繼於前聞

賀壽聖皇帝

慈闈訖養遽辭南面之尊締典告成恪謹東朝之奉禮文交

舉海縣均懽最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道軼漢唐行高
曾閔謂聖德無以加孝敢忘躬行雖天下不足解憂勞勤
養載衍鴻儀之慶常懷鷄寢之安臣叨擁仗幣阻窺仙仗上
萬年之壽莫與鳧翹聞三楚之謠第深蘊抃

賀壽成皇后

專歸慈極夙嚴婦事之誠美播微稱交舉禮成之慶聲傳桂
海歡動椒闈最恭惟 壽成皇后殿下于育群生母儀六合奉
古事而著女則史誦宏休為京婦而媚周姜詩敬懿範歸禱
衣而備養燻玉檢以揚休臣幸際昌期逢符明命宮庭難肅
雖莫窺長樂之班原隰馳驅猶欲賦思齊之詠

賀皇后

寶冊揚輝章歸北闕御與至閤制謹西庑催動慈闈老形薄
海着恭惟皇后殿下躬履節儉性鍾思和司服陳儀武想禱
愉之敬高官贊禮黃修賈栗之恭式奉微稱尤嚴內職臣滋
聞絳典陪造清朝但榆揚卷耳之詩而頌述思齊之友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表

壽成皇后冊寶賀皇帝

長樂問安重開燕喜太常議禮大冊崇成鋪陳典章炳耀古
音贊恭惟 皇帝陛下蓋倫之至為治之原重以離明方變
大人之照受茲普福羊申王母之休捐盛典於熙朝燦燦儀
於顯冊三官衍慶千載同時臣阻詣漢庭高于周隰躡趾闕
虞之化幸際風於編鳴鶴駕之朝莫陪旅進

賀壽皇聖帝

五日一朝俱享玉卮之奉六官九御載揚寶冊之文邦國有
光臣民胥慶普贊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重華稽古正始
齊家事親以萬國之歡虞嬪是相夢帝有九齡之子文母位
同方游神於穆清之宮而垂世皆希濶之典臣繆叨榮傳造

阻稱觴雖莫陪鶴駕之朝觀元禁禦尚能述麟趾之化流詠
河洲

賀壽聖皇太后

鶴駕河夙備西廂之敬螭章成禮允殿北面之朝盛事罕
聞鴻休疊出着恭惟 壽聖皇太后殿下助成陰教贊佐皇
圖式符坤德之元尊為聖母爰作離明之兩親授神孫遠昭
揭於徽稱宜恪恭於婦職臣繆將使指遠去朝行雖莫遠長
樂之班但遙賦關雎之詠

賀壽成皇后

三壽作朋備極慈闈之養重明麗正前陳寶冊之文振古所
無大邦之慶着恭惟 壽成皇后殿下虞嬪匹美文母齊方
珍衣鼓琴克相重華之化寢門侍膳率成正始之風惟一十
七載之明昌宜億萬斯年之稱頌臣敢聞盛舉欣遇明時鵷

鳴鶴駕之朝雖莫陪於盛事願趾麟趾之化尚能播於聲詩

賀皇后

徽冊有光尊歸北闕尚宮前道制舉西廂彌文煥然內則嚴
甚着恭惟 皇后殿下替神孝治修聖母儀綸翟禕衣宣奉
執笄之禮根車羽蓋載嚴門寢之朝式當寶冊之成恭想王
危之奉臣冒持漢節阻遙周行遯聞編典之章修自慶為生
之幸會

皇后冊寶賀皇帝

書周正月粵若始年建漢長秋茲惟內治三宮燕喜四海瞻
依着恭惟 皇帝陛下離明而異齊乾健而坤順共為子職
必有告榛栗之慶彼以 功必有獻種穆之種眷言中饋幸
自初潛式陳玉冊之文用正椒房之號於以端本豈徒示恩
臣乘傳於茲趨庭罔及關雎正始當明承教化之由卷耳審

官教在知勤勞之數

賀壽聖皇太后

慈闈問安夙謹東朝之事正官備冊載修北面之儀鋪揚典章慰澤中外崇恭惟壽聖太皇太后殿下德尊聖母謀昇神孫謂九重端冕之儀早垂內則而再拜執笄之禮首建中闈既陳承庸備玉牒臣遂聞縟典阻造外庭望紫闈以傾馳與蒼生而瞻頌

賀壽皇聖帝

迪從子保壽承長樂之類允欲家齊親界金山之助再揚顯冊蓋出宏規稱文畢張率土稱慶崇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以身為度於禮不愆凡后妃嬪御之常悉循古制而父子夫婦之正曲蓋人倫與其嗣大妣之音足以正二南之化式陳玉檢用建椒闈臣遠去朝行謬將使指雖欲渾於頌述

晉莫究於形容

賀壽成皇后

坤象承天再就旨甘之奉家人正位仍嚴斧總之朝宏休載揚盛事創見崇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化由治內道本家齊謂嗣聖御圖達萬乘龍飛之且而尚官奉冊修九重燕寢之儀式昭六服之常庸備三官之養臣驅馳周隔瞻望堯階聆寶琇之鋪張與編氓而抃蹈

賀皇后

貢金九枚夏統惟新正位六官周儀攸重於穆椒房之號有光彤管之書貴恭惟皇后殿下作配乾潛同功坤載舜鼓琴被袵克傳鳩納之規禹菲食卑官實鑿塗山之羨長秋初建諸夏宗依而父父之尊榮將以垂孫孫之矩範臣瞻言京室頌詠河洲獻種稔於王通想躬行之事采藻蘋於澗

孟觀不變之風

湖南提舉謝到任

重明麗正方此第功五 在臺 然冒寵業未免宜黜得遣之儀臣不勝以榮為懼之情竊竊以慕兩柱陽鄰於嶺表自升軍額將五十載之間可紀守臣纔一二人而已然必宣勞而滿歲地能循次以為州未有即賜除書遂將使指轅衡陳於當路皆度 於亡邦周會王人微亦序諸侯之上漢置刺史始皆屬丞相之官豈容如臣亦預茲選重念臣腐儒無用假守罔功勤不足以蓋荒政之怠庶不足以塞曠官之責頓專城而不理况闕部以安施雖幸遭時以政拙心勞而見錄未知善後將力小任重之為憂故蓋伏遇 皇帝陛下自天出寧如日委照敬識百辟之舉無有幽深允釐庶績之熙一遺濼細遂令庸冗輒沐恩榮臣敢不懋明詔條承聽謠俗平

頌興積庶將自古以有年懋遷化居不失與民而共利

提舉司謝賜曆日

夏時三之日振古如茲周曆萬斯年自今以始允蒙敬授悉類裁成肅恭惟 皇帝陛下得聖之傳為天所命受三朝之圖籍罔不朝宗在七政之璣衡皆知軌度迺頌初政爰布新書臣濫職將明當思考協不違咫尺既同拜賜之榮敢離瀆吏而怠觀風之事

湖南轉運判官謝到任

東傳稱年缺然補舉將輸所部滋甚光華肅惟本朝行仁政之原自諸道置計司而始孰為之說浸失其傳不知國家之意本以勝暴殘但曰藩鎮之財聚而歸公上由是多故至于中興雖懷惻怛之心莫奉寧寧之詔惟聖有作視民如傷疇否廷紳申罔邦本方當講水民瘼之際宜得布宣主德之才

深明盈虛稍務損益碩以茲事付之臣愚伏念臣學才不過於
虛羨仕未離乎嘗試曷期衰暮偶際休明且治郡徒勞初無
毫髮之効况察州不敏近在目睫之間以自知之甚明持大
幸之難再云胡隆委得以次遷忝惟 皇帝陛下豈弟作人
高明覆物謂曠日持久或有盡知情偽之長謂使道之官庶
無數易將迎之患遂令庸冗有此僥踰臣敢不對越龍光勉
旃焉力首不至之純以 貽屯所之憂則有條便宜當勦為
未若之計

湖南提舉賀慶節

太極之生兩儀尊無與並萬萬之呼萬歲喜不自勝賀恭惟
至尊壽聖皇帝陛下德配百王心游太古行免之道莫測於
聖神薦禹於天復 於順受遠紀誕彌之旦水膺滋至之休
臣將指荆湖馳心魏闕 為壽雖莫綴於清班石崖可鐫

置敢忘於善頌

湖南運判賀重明節

地闢天開聖作明述於赫重離之運有來載震之祥貴伏巨
萬相舜歷年之多武繼文受命之固昔嘗聞於六藝今親見
於一時恭惟 皇帝陛下允執其中革修厥德缺時五福豈
惟叙有夏之嘯與我九齡抑又邁成周之聖臣謹將使持嘗
簡虞知若帝之初雖阻關廐之觀禮如山之壽但瞻衡嶽以
為詩

重明節進奉銀

後天祝筭既同萬歲之呼任土貢珍爰致荆州之品前件銀
氣鍾清淑產類朱提侑萬年之應深漸穆茲得諸山之寶願
賦休祥

丙辰賀瑞慶節

長獲其祥自一陽之生子誕彌厥月當大位之成乾宗社寵
嘉華夷欣頌前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時乂剛健日新有事
清心獨冠百王之上深仁厚澤丕承列聖之傳於萬斯年自
今以始臣頃叨虞侍最荷簡知爲當去極之遠阻在奉觴之
後昭回下燭常對越於奎文舜蹈永歌但熙然於堯環

丁巳賀瑞慶節

地闢天開爰紀大來之慶川增山壽成輸表報之誠崇恭惟
皇帝陛下典學光明性原博博澹然無欲哀六藝以自怡聖
矣不居守舊章而唯謹是宜誕爲民極永荷天休臣介在選
陳阻陪盛事每慚隘眷曾無北上之一編竊幸餘生猶有幸
對之三祝

戊午賀瑞慶節

聰明作后事開出震之祥歷數在躬有永後天之算

皇帝陛下宅心慈儉玩意穆濟承列聖之儲休輯兩宮之燕
祉誕爲民極長揮乾符臣夙荷簡知久違抃蹈萬呼萬歲欣
感亨之難逢天付六章愧陰恩之未報

乙未賀瑞慶節

萬年景福誕膺天授之休四海歡心姑蓋臣恭之義贊恭惟
皇帝陛下道無偏駁學有緝熙燕及兩宮增聖圖之廣大兩
成多士琴王度之清夷肇開宸鳳之期永享熾昌之壽臣蒙
恩至厚抱憂案深積五稔之凌兢無一毫之觀幸衣冠甚羸
雖阻預於者英猷敢不忘但欣逢於華旦

謝中書舍人

代言之任與政相通顧惟何人亦在此選謝臣聞惟虞夏商
周之世有謨訓誥命之書至於兩都亦稱七制要是人主獻
為之盛見於儒臣文字之工惟其相遺是以不朽然則部校

而下詞藻豈謂之乏人魏晉以來既今不聞於傳世雖僅存於職堂曾何補於治功洪惟本朝追並隆古慶曆元祐之際豈非千載之一時歐陽蘇軾之徒故有六經之遺意或至今日作興斯文由以觀之則臣幸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虛心無我立政惟人方且視民而知傷未嘗以位而為樂凡所播告無非休明臣敢不益勵初心以期後効必也緝熙光明之學至於終庶乎革剽潤色之文可以行遠



